跳鼠最近有点不对劲。

他那对标志性的大耳朵不再像小雷达一样时刻机警地转动，而是经常朝着一个方向——院门口。细长的尾巴也不再轻快地拍打地面，反而时不时卷起来，悄悄绕个圈，像是在掩饰某种不安分的情绪。

这一切，都因为勘家大院新来的那位——公路骑士。

公路骑士不像其他勘探员那样。他总是一身飒爽的骑手装，护目镜随意推在额前，露出那双沉静又略带不羁的眼睛。他话不多，但每次开口，嗓音都像引擎低鸣一样，磨得人心头发痒。

“公骑哥今天……会不会回来呀？”跳鼠蹲在石阶上，小声嘀咕。

鼹鼠先生推了推金丝眼镜，瞥了一眼自家弟弟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没说话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

“你啊，迟早要被吃得骨头都不剩。”

他在心里默默补充。

这天下午，跳鼠终于“逮到”了一个机会。

他看见公路骑士一个人靠在车库门边，手里拿着一个有点旧了的皮质水壶，似乎在犹豫什么。

“公骑哥！”跳鼠像颗小炮弹似的冲过去，耳朵竖得直直的，“你需要帮忙吗？”

公路骑士低头看他，嘴角似乎极轻地勾了一下。

“水壶带子断了。”他声音不高，却像裹着沙的风，擦过跳鼠的耳膜。

“我、我会修！”跳鼠想也不想就脱口而出，脸颊微微发热，“我经常帮鼹鼠哥修书套、修眼镜腿！”

公路骑士没拒绝，只是把水壶递给他。指尖在交接时不经意擦过跳鼠的手背，像一道微弱的电流。

跳鼠屏着呼吸，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。他能感觉到对方的视线落在他发顶、耳朵，还有微微发抖的手指上。

“你很紧张？”公路骑士忽然问。

“才没有！”跳鼠耳朵一抖，差点把针戳歪。

他强装镇定，心里却在尖叫：他看我了！他一直看着我！

带子很快修好了。公路骑士接过去，摩挲了一下缝合处，低声说：“手艺不错。”

跳鼠尾巴“唰”地翘了起来，刚要得意，就听见对方又补了一句：

“就是手有点抖。”

“……”

跳鼠整张脸都红了。

他张了张嘴想反驳，却看见公路骑士忽然俯身靠近——这一俯身，几乎把跳鼠整个人笼罩在他的影子里。

“下次，”公路骑士的声音压得更低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，“帮我补手套，好不好？”

跳鼠僵在原地，耳朵尖抖得像风中的叶子。

他、他这是在约我吗？是吧？是吧！

等他回过神，公路骑士已经重新戴好护目镜，转身走向机车。只是在引擎轰鸣响起之前，他回头看了跳鼠一眼，抬手轻轻点了一下自己的耳朵。

“你这里，红得很明显。”

……

机车声远去了。

跳鼠还傻站在原地，双手捂着滚烫的耳朵，尾巴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。

鼹鼠先生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，幽幽开口：

“我早就说过，你玩不过他的。”

跳鼠猛地转身，眼睛亮得惊人：

“哥！他约我补手套！你听见了吗！”

“……我听见了你要被吃干抹净的前奏。”

“这叫暧昧！是爱情的信号！”

跳鼠快乐地原地转了个圈，细尾巴在空中划出心形的弧度。

“你完了。”鼹鼠先生扶额，“你彻底完了。”

勘家大院的午后总是慵懒而惬意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，在青石板上洒下斑驳的光点。跳鼠正四仰八叉地躺在院中那棵老槐树下的吊床里，睡得昏天暗地。他肚皮随着呼吸轻轻起伏，那双大耳朵软软地耷拉着，而那条细长、覆着柔软绒毛的尾巴，则毫无防备地垂落在吊床边缘，随着微风有一下没一下地轻轻晃荡。

公路骑士处理完机车的日常维护，洗净了手上的油污，走过来时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。他的小家伙睡得脸颊红扑扑，嘴角还挂着一丝亮晶晶的可疑水渍，模样乖巧得让人心头发软。

他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，随即被更浓的玩味所取代。他放轻脚步，走到吊床边，目光落在了那根随着呼吸微微摆动、看起来手感极佳的细尾巴上。

他记得很清楚，这小东西的尾巴，敏感得很。

修长的手指带着机车机油也无法完全祛除的、淡淡的金属和皮革气息，悄然靠近。指腹先是极其轻柔地、像羽毛拂过般，蹭了蹭尾巴尖那撮特别蓬松的绒毛。

“唔……”睡梦中的跳鼠无意识地哼唧了一声，尾巴尖像含羞草一样敏感地蜷缩了一下，但并没有醒来。

公路骑士嘴角勾起的弧度加深了些。他的手指得寸进尺，开始顺着尾巴的走向，不轻不重地、缓慢地抚摸起来，从尾巴尖一路捋到靠近根部的区域。那触感确实如想象中一般美好，柔软、温暖，带着特有的微颤。

“嗯……”跳鼠在梦中扭了扭身子，发出一声模糊的呓语，尾巴下意识地想躲闪，却被那只温热的大手温柔而坚定地禁锢住。

抚摸逐渐变了味道。指尖开始带着某种暗示性的节奏，时而在敏感的中段轻轻打圈，时而又用指甲盖极其轻微地刮搔着尾根下方那片尤其敏感的皮肤。

“哈啊……！”

一阵强烈的、混合着酥麻和痒意的刺激感，如同电流般猛地从尾椎骨窜遍全身，强行将跳鼠从酣梦中拽了出来。他惊喘一声，猛地睁开眼，身体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微微弹动，吊床随之剧烈摇晃起来。

一回头，就对上了公路骑士那双沉静中带着促狭笑意的眼睛。

“公骑哥！”跳鼠瞬间清醒，脸颊爆红，手忙脚乱地想把自己的尾巴从对方“魔爪”中抢救回来，“你、你干嘛！快放开！尾巴……尾巴不能摸！”

尤其是那种摸法！太、太过分了！

公路骑士非但没放，反而就着跳鼠向后拉扯的力道，顺势将人连带着吊床一起往自己这边带了带。他俯下身，另一只手撑在吊床边缘，将炸毛的小跳鼠困在自己胸膛与吊床之间狭小的空间里。

“为什么不能摸？”他低声问，呼吸有意无意地拂过跳鼠通红的耳廓，“我的小盗贼，全身不都是我的？”他的手指甚至坏心眼地在尾根那个最要命的地方，不轻不重地按了一下。

“呀——！”跳鼠浑身一僵，尾巴上的毛炸得更开了，像一根蓬松的毛绒棍子。他腿根一阵发软，几乎要站不住，全靠吊床和公骑哥撑着。“因、因为……那里很敏感！而且……而且现在是白天！在院子里！”他语无伦次地抗议，圆溜溜的眼睛里蒙上一层羞恼的水光，看起来毫无威慑力，反而更像是在撒娇。

“哦？”公路骑士挑眉，视线慢悠悠地扫过空无一人的四周，“意思是，晚上在房间里就可以？”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！”跳鼠羞得想把自己埋进吊床里，尾巴挣扎得更厉害了，却只是让两人之间的摩擦变得更加暧昧不清。他能感觉到公骑哥身上传来的热意，还有那带着笑意的、专注看着他的眼神，这让他心跳快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

“公骑哥你……你太坏了！”他最终只能红着脸，发出毫无力度的控诉，自暴自弃地把发烫的脸埋进了对方结实的胸膛里，嗅着那令人安心的、混合着阳光与机车油味的气息，尾巴也放弃了抵抗，乖顺地蜷缩起来，被那只大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抚摸着。

算了，摸就摸吧……反正，是公骑哥的话……好像……也不是不行……

公路骑士看着怀里彻底放弃挣扎、只会发出细小呜咽声的小家伙，低低地笑了起来。他不再逗弄那根可怜的尾巴，转而用宽大的手掌轻轻抚摸着跳鼠的后背，像是在给一只受惊的小动物顺毛。

“睡吧，”他的声音恢复了往常的沉稳，带着不容置疑的温柔，“我在这儿。”

跳鼠在他怀里蹭了蹭，找了个更舒服的位置，眼皮渐渐沉重起来。在重新坠入梦乡的前一刻，他迷迷糊糊地想着：尾巴好像……也不是完全不能摸……尤其是公骑哥摸的时候……

……

不远处，书房窗口。

鼹鼠先生面无表情地放下撩起的窗帘一角，推了推金丝眼镜，对旁边正在擦拭武器的引魂人说道：

“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典型的被卖了还帮忙数钱，被摸了尾巴还觉得是自己占便宜。”

引魂人抬了抬眼皮，语气一如既往地平淡：“习惯就好。那匹狼盯上他的时候，就该料到有这一天。”

而院子中央，吊床轻轻摇晃。

公路骑士依旧维持着守护的姿势，看着怀中重新熟睡、对他全然信任的小跳鼠，指尖无意识地绕着他尾巴尖那撮最柔软的绒毛。

阳光温暖，岁月正好。

至于“尾巴不能摸”这条规定？

在公路骑士这里，从来就不成立。

清晨的勘家大院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气中，空气中带着青草和露水的清新气味。小跳鼠今天起得格外早，在院子里兴奋地窜来窜去，细尾巴快活地甩动着，今天公骑哥答应带他一起去“飙车”——就在大院后山那条风景绝美的盘山公路上。

公路骑士正在车库前最后检查他那辆线条硬朗、黑银相间的重型机车。他依旧是那身飒爽的骑手装，护目镜推在额前，神情专注而冷静。

“公骑哥！我准备好啦！”跳鼠蹦到他面前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身上已经换上了一套方便活动的衣服，就是那对兴奋得直抖的大耳朵和不安分的尾巴，暴露了他内心的雀跃。

公路骑士停下动作，目光落在他空荡荡的脑袋上，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。“头盔呢？”他问，声音带着晨起的微哑。

跳鼠愣了一下，随即满不在乎地摆摆手：“哎呀，就后山那么一小段路，不用戴啦！风吹起来多舒服！而且……”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小声补充，“戴头盔会压到耳朵，不舒服……”

他以为公骑哥会像往常一样，用那种带着点无奈又纵容的眼神看他，然后揉揉他的脑袋说“随你”。

但今天没有。

公路骑士的表情严肃了些，他放下手中的工具，走到跳鼠面前。高大的身影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压力，让跳鼠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。

“不行。”语气是罕见的斩钉截铁，没有任何商量余地。

“为什么嘛……”跳鼠撅起嘴，尾巴也耷拉下来一点，试图用撒娇蒙混过关，“就这一次……”

公路骑士没有解释，只是转身走进车库，片刻后，拿着一个东西走了出来。

那是一个崭新的头盔。配色与他的机车同系，是酷炫的黑银相间，但尺寸明显小了一圈，线条也更圆润一些。最特别的是，头盔两侧，预留出了专门容纳耳朵的、柔软的凹陷空间，内部衬垫也采用了更加亲肤透气的材质。

“这是……”跳鼠呆呆地看着那个头盔。

“你的。”公路骑士言简意赅，将头盔递到他面前，“按你的头型和耳朵尺寸定做的，不会压到。”

跳鼠接过头盔，入手重量适中，触感细腻。他注意到头盔侧面，还用漂亮的银色字体勾勒了一个小小的、抽象的跳鼠侧影图案，旁边是同样风格的艺术字“Public Ride's”。（公路骑士的）

一股滚烫的热流瞬间涌上心头，冲得他鼻子有点发酸。他抬起头，眼眶微红地看着公路骑士：“公骑哥……你、你什么时候……”

“早就准备了。”公路骑士打断他，语气恢复了平时的沉稳，但眼神里却带着一丝深藏的温柔，“我的后座，只能是你。我的后座，也必须万无一失。”

他伸手，拿过头盔，动作轻柔地套在跳鼠头上。果然，大小正合适，耳朵被完美地安置在柔软的空间里，没有任何压迫感。扣好卡扣，公路骑士仔细调整好松紧，指尖不经意擦过跳鼠温热的脸颊。

隔着护目镜，跳鼠看着公骑哥近在咫尺的、专注的脸庞，心里像打翻了一罐蜜糖，甜得发腻。那点因为不能“自由吹风”的小小委屈，早就被这巨大的、沉甸甸的专属安全感冲击得烟消云散。

“现在，”公路骑士看着他被头盔罩住、只露出一双湿漉漉大眼睛的模样，嘴角终于勾起一抹笑意，“可以出发了吗？”

跳鼠用力点头，尾巴在身后重新高高翘起，欢快地摇摆。他主动伸出手，紧紧抱住公路骑士结实的腰身，把戴着头盔的脑袋靠在他宽厚的背上。

“出发！”

引擎发出低沉悦耳的轰鸣，机车载着两人，稳稳地驶出勘家大院，融入晨光与山色之中。

风在头盔外呼啸而过，带来山林的气息，却丝毫打扰不到头盔内的小小世界。跳鼠紧紧贴着公骑哥的后背，能感受到他身体的温度和沉稳的心跳。一种被牢牢保护、被深深珍视的感觉，比任何自由的吹拂都更让他心动。

傍晚，两人归来。

跳鼠抱着那个专属头盔，爱不释手，连吃饭都放在旁边的椅子上。

鼹鼠先生看着自家弟弟那副傻乎乎对着头盔傻笑的样子，忍不住吐槽：“一个头盔而已，至于吗？”

跳鼠立刻把头盔宝贝地抱在怀里，大声宣布：“至于！这是公骑哥给我的！上面有我的标志！还是定做的！这说明我是专属的！唯一的！”

他转向正在擦拭机车的公路骑士，眼睛亮得惊人：“公骑哥，我以后每次坐你车都戴！绝对不摘！”

公路骑士回头，看着他那副恨不得睡觉都抱着头盔的架势，眼底漾开一片温柔的笑意。

“嗯。”他低低应了一声。

引魂人不知何时出现在鼹鼠先生身边，看着院子里一个擦车一个抱头盔傻笑的两人，淡淡开口：

“看到了吗？最高明的驯服，是让他心甘情愿被套牢。”

鼹鼠先生推了推眼镜，看着自家那个已经被“套牢”还欢天喜地的傻弟弟，最终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，嘴角却也不自觉地扬起一丝微不可查的弧度。

罢了，一个愿意宠，一个乐意被宠。

勘家大院的夜晚静谧安宁，只有夏虫在草丛间低鸣。书房里，公路骑士正就着台灯明亮的光线，仔细阅读一张复杂的机械图纸，眉宇间带着惯常的专注与冷感。

小跳鼠洗得香喷喷，穿着一身柔软的棉质睡衣，像颗自带热源的小毛球，在书房门口探头探脑。

他盯着公骑哥完美的侧脸线条看了好一会儿，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：鼹鼠哥说，感情要主动维护！不能总是公骑哥逗我，我也要……也要撩拨他一下！

想到这里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回忆着不知道从哪儿看来的“撩人技巧”，雄赳赳地走了进去。

“公骑哥~”他故意拖长了尾音，声音又软又糯，蹭到书桌边。

公路骑士从图纸上抬起眼，目光平静地落在他身上，无声地询问。

跳鼠心里一紧，但开弓没有回头箭。他鼓起勇气，双手撑在书桌边缘，微微踮起脚，将自己整个人送到对方视线中央，眨巴着圆溜溜的眼睛：“这么晚了，还在工作呀？好辛苦哦……” 一边说，一边努力让身后那条细尾巴像诱惑小鱼干的猫尾巴一样，慢悠悠地、带着钩子似的，在公骑哥的手臂旁扫来扫去。

公路骑士的视线从图纸移到跳鼠努力“放电”的眼睛上，又落到那条在自己古铜色小臂上若有若无搔刮的毛尾巴上，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。

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，语气没什么波澜，重新低下头看向图纸，仿佛那条撩人的尾巴还不如图纸上一个螺丝钉有吸引力。

……欸？

跳鼠愣住了。剧本不是这样的！公骑哥不是应该被他“魅惑”到，然后放下工作来抱抱他吗？

他不信邪，决定加大力度。

他绕到公路骑士的椅子后面，伸出两只手，轻轻按上他的太阳穴：“我、我帮你揉揉！” 手指笨拙地动着，没什么章法，更多的是在他硬朗的发茬和额角皮肤上蹭来蹭去。同时，他整个人几乎趴在了公路骑士宽阔的背上，温热的气息和沐浴后的奶香一个劲儿往对方颈窝里钻。

“你看你，肩膀都好硬……”他小声嘟囔，软软的嘴唇几乎要贴到对方的耳廓。

公路骑士拿着图纸的手稳如磐石，甚至连呼吸频率都没有变。只有那双盯着图纸的眼睛，在跳鼠看不到的角度，眸色悄无声息地深了几分，像酝酿着风暴的夜。

跳鼠忙活了一会儿，见身下的人依旧像块沉稳的磐石，半点没有被“撩动”的迹象，不由得有些气馁和委屈。他悻悻地停下按摩的手，下巴搁在公骑哥肩膀上，小声抱怨：“公骑哥……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嘛……”

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撒娇和挫败。

就在这时，公路骑士终于有了动作。

他极其缓慢地放下了手中的图纸，然后，转过了椅子。

跳鼠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量拉着，天旋地转间，稳稳地坐到了公路骑士结实的大腿上。

公路骑士的手臂像铁箍一样环住他纤细的腰身，将他牢牢固定在这个突然变得极具侵略性的怀抱里。护目镜被他随手摘下，扔在桌上，露出了那双此刻深邃得如同黑洞、翻滚着暗沉欲望的眼睛。

“玩够了？”他低头，鼻尖几乎蹭到跳鼠瞬间僵住的、通红的小耳朵，低沉的嗓音像磨砂纸，刮过跳鼠每一根敏感的神经。

跳鼠：“！！！”

他、他不是没反应吗？！

“我……我没玩……”跳鼠吓得尾巴都僵直了，结结巴巴地想辩解，心脏砰砰狂跳，几乎要冲破胸膛。

“哦？”公路骑士的指尖，带着灼人的温度，顺着跳鼠的脊椎缓缓下滑，最后精准地按在了那截最敏感、连接着尾巴的尾椎骨上，不轻不重地一按。

“呃啊！”跳鼠浑身一颤，短促地惊喘一声，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软在对方怀里，脸颊红得能滴出血来。

“用那种声音叫我，”公路骑士的唇贴着他的耳廓，灼热的气息灌入，带着致命的危险和诱惑，“用尾巴蹭我，趴在我背上吹气……” 他的另一只手，已经灵活地探入了跳鼠宽松的睡衣下摆，抚上那截细滑柔韧的腰肢，“你说，这不是玩火，是什么，嗯？我的……小、撩、精？”

最后三个字，他几乎是含着跳鼠的耳垂，用气音慢条斯理地吐出来的。

跳鼠此刻悔得肠子都青了！他总算明白鼹鼠哥那句“你玩不过他的”是多么痛的领悟！他这哪是撩拨，分明是自投罗网！

“我错了！公骑哥！我不玩了！真的！”他带着哭腔求饶，手脚并用地想从对方腿上溜下去，却被箍得更紧。

“现在知道错了？”公路骑士低笑一声，那笑声里充满了狩猎者锁定猎物后的愉悦和势在必得，“晚了。”

他俯身，一把将人打横抱起，无视怀里小家伙微弱的扑腾和呜咽，大步流星地朝卧室走去。

“今晚，好好教你，”他踢开卧室门，声音暗哑，“什么叫……有效的撩拨。”

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跳鼠扶着酸软的腰，眼眶红红地坐在饭桌前，连最爱吃的松子饼都嚼得无精打采。

鼹鼠先生优雅地喝着咖啡，瞥了他一眼：“昨晚‘主动维护感情’维护得怎么样？”

跳鼠瘪着嘴，委屈得快哭了，带着浓重的鼻音控诉：“哥……撩拨公骑哥……是这世界上最危险、最不公平、后果最严重的事情！我再也不干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公路骑士的身影出现在餐厅门口，目光淡淡扫过来。

跳鼠瞬间噤声，像只被捏住后颈皮的小动物，耳朵“唰”地贴住脑袋，乖乖坐好，小口小口啃起了松子饼，只是从耳根到脖颈，都漫上了一层羞愤的粉色。

鼹鼠先生看着自家弟弟这副怂得快缩成一团的样子，摇了摇头，对正在倒牛奶的引魂人低语：

“看吧，某些课程，一旦开始实践，就没有中途退课的可能。”

引魂人面无表情地将牛奶杯放在跳鼠面前，言简意赅地补刀：

“学费昂贵，终身受益。”

跳鼠：“……” 呜！